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内容提要

随着大地的一声巨大震动，空中出现了比极光还要明亮的、不同寻常的光辉，刹那间，使得所有星星都黯然失色。地中海顷刻之间变得空空如也，随后海水又回到海里形成汹涌澎湃的波涛。大地上出现震耳欲聋的轰鸣，除了有一种来自地球内部的爆裂声外，还有巨大的波涛互相撞击的声响和飓风的呼啸声。

在天空、海上和地面突然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后，故事的主人公们突然发现他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球上，开始了他们无法拒绝的太阳系历险.....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太阳系历险记

〔法〕儒勒·凡尔纳著

刘菡 董汉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太阳系历险记

上部

刘 菡 译

第一章情场风波引出上尉与伯爵的决斗

“不，上尉，我不同意退出。”

“我深感遗憾，伯爵先生。不过，我不会因此而罢休的。”

“真的吗？”

“当然。”

“可是我要提醒你，我最先同她结交，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也要告诉你，在这种事情上，没有什么先来后到之说。”

“我会迫使你让位子给我的，上尉。”

“我不认为你有这种能耐，伯爵先生。”

“我想，只要一柄利剑就可以……”

“一枪决定胜负也奉陪……”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他们两人在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之后，两个对手互相交换了各自的名片。一张名片上写着：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

上尉参谋

莫斯塔加内姆

另一张写着：

瓦西里·铁马什夫伯爵

寓于多布里纳号双桅机帆船

他们在分别的时候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的证人到哪儿去同你的证人见面？”铁马什夫伯爵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下午两点钟在参谋部见面。”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答道。

“在莫斯塔加内姆吗？”

“是的。”

说完之后，塞尔瓦达克上尉和铁马什夫伯爵便彬彬有礼地互相道了一声再见。

可是就在他们正要离去的时候，铁马什夫伯爵又提出最后一点看法。

“上尉，”他说：“我想我们这次决斗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不要泄露出去为好。”

“我也这样认为。”塞尔瓦达克答道。

“什么也不要对外讲！”

“什么也不讲。”

“那末找个什么理由呢？”

“理由？——如果你愿意的话，伯爵先生，就说我们是为了某个音乐问题发生争论失和的吧。”

“很好，”铁马什夫伯爵说。“我就说我喜欢华格纳，而且，我本来就如此。”

“我呢，欣赏罗西尼，我也本来如此。”塞尔瓦达克上尉带着微笑答道。

说着，铁马什夫伯爵和这位上尉参谋彼此又道了一声再见，便分了手。

刚才这番对话发生在中午时分，地点是阿尔及利亚海岸介乎特内斯和莫斯塔加内姆之间的一个小海岬的顶端，距谢利夫河口约三公里。这个海岬俯视着二十来米宽的海面，地中海蓝色的海水一直到达它的脚下，冲刷着沙滩上因含有氧化铁而略呈红色的岩石。那一天是12月31日。太阳被厚厚的云层遮盖着。海面和陆地都笼罩着浓密的大雾。若在平时，略微斜射过来的阳光会把海岸上突出的部分点缀得金光闪闪。不知何故，两个多月来，大雾一直笼罩着地球，使得各大陆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对于这种情况，大家都一筹莫展。

瓦西里·铁马什夫伯爵离开这位参谋之后，便向一条四只桨的小艇走去，小艇正泊在岸边的一个小海湾里等候他。他一坐定，轻便的小艇便启动了，向一艘双桅游乐机帆船驶去。帆船挂起了后帆，前帆也鼓满了风，在几链远的地方等候小艇。

这时，塞尔瓦达克上尉向站在二十步之外的一位士兵打了个手势，士兵牵着一匹阿拉伯骏马一声不响地走了过来，塞尔瓦达克上尉于是飞身上马，向莫斯塔加内姆奔驰而去，后面跟着他的勤务兵，他也骑着一匹快马。

当两位骑手从工兵最近建成的大桥上越过谢利夫河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而等到他们的坐骑，口吐白沫，跨进马斯卡拉城门的时候，时钟正指着一点三刻。该城共有五个城门，城墙上建有雉堞。

当年莫斯塔加内姆约有居民一万五千人，其中三千人为法国人。这里一直是奥兰省一个县政府和军分区的所在地，至今仍以出产糕点、高级衣料、精致的草编织物和皮革制品而闻名遐迩。运往法国的谷物、棉花、毛织品、牲畜、无花果和葡萄便是在这里装船的。但那些繁忙的古代码头早已无影无踪。那时候，遇上强劲的西风和西北风，船只便无法在这儿停靠。今天，莫斯塔加内姆的港口设备十分完备，完全可以把来自米纳地区和谢利夫河下游的大宗物品输往各地。

正是由于莫斯塔加内姆是一个安全可靠的良港，多布里纳号双桅机帆船才敢停在这一带过冬，因为附近的海岸到处是悬崖峭壁，没有任何可供避风的地方。两个月来，它一直停在这里，斜桁架上挂着一面俄国国旗，大桅杆的顶端还挂着一面“法兰西俱乐部”的游船标志，上面醒目地绣着几个缩写字母：M.C.W.T.

塞尔瓦达克上尉一进入城内，便直奔马特莫尔司令部。他在那里很快找到第二步兵团团长和第八炮兵连连长。这两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同伴。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要求他们在即将进行的决斗中为他充当证人。听到这些话，这两位军官的神情都十分严肃，可是等到塞尔瓦达克向他们说明这次决斗的原因不过是由于他和铁马什夫伯爵为一个音乐问题发生争论而引起的，他们的脸上便浮起淡淡的微笑。

“这件事看来还可以调解一下吧？”第二步兵团团长说。

“你们根本不要这样想。”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说。

“总可以作一些小小的妥协吧……”第八炮兵连连长说。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译者注

链：旧时长度单位，一链约合200米。——译者注

“我们在华格纳和罗西尼的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塞尔达克一本正经地答道。“要么是他胜，要么是我胜，二者必居其一。”

他竟敢侮辱罗西尼，真是欺人太甚。这个华格纳的狂热信徒写了一些关于罗西尼的令人不堪卒读的东西，我要为罗西尼鸣不平。”

“再说了，”团长又说，“一剑并不总能定生死。”

“可是人一旦下定决心，就像我一样，我决不接受妥协！”塞尔瓦达克上尉反驳道。

看他的语气这样强硬，两位军官知道此事已难挽回，只好向参谋部走去，他们必须在二时正同铁马什夫伯爵的证人碰头。

这里要交代一下，第二兵团团长和第八炮兵连连长并没有轻信塞尔瓦达克的话。他究竟为什么要去决斗？真实的动机他们也许猜到一二，但是他们除了相信塞尔瓦达克向他们讲的那条“理由”外，别无他法。

两小时以后，他们同伯爵的证人碰了头，谈妥决斗的条件而踏上归途。铁马什夫伯爵虽然是俄国沙皇的副官，但他也同许多在国外的俄国人一样，同意用剑——这种士兵用的武器进行决斗。

两位对手应于次日——1月1日——上午九时，在离谢利夫河口三公里的一块悬崖上交锋。

“那末明天见，军人的时间，不差分秒见。”那位团长说。

“军人的时间，明天见！”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答道。

说着，两位军官使劲握了握这位朋友的手，然后走到“济尔玛”咖啡馆，在那里玩了大半天纸牌。

至于塞尔瓦达克上尉，他马上离开莫斯塔加内姆城，踏上了归途。

半月来，他一直没有住在“兵器广场”自己的寓所里。因为承担着测绘地形的任务，他住在离谢利夫河8公里的莫斯塔加内姆海滨的一间阿拉伯式的茅屋里。除了自己的勤务兵，没有任何人可以交谈，这可是不太开心的。在这位上尉参谋看来，这种与世隔绝、单调乏味的生活和讨厌的测绘工作简直是一种惩罚。

现在他又走在通往他的阿拉伯式茅屋的大道上，一面搜索枯肠，试图按照所谓十三行诗的陈腐格式，拼凑几首诗出来。掩饰是没有用的，他这首十三行诗是要献给一位年轻寡妇的。他想娶她为妻，他现在这样做无非想说明，当你有幸爱上一个完全值得你爱的人时，那就应当“以世间最单纯的心”去爱。不过，这句格言是否道出了人生真谛，塞尔瓦达克上尉可没有闲心去细想。他只是吟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罢了。

“是呀！”他自言自语道。他的勤务兵默默无声地在他身旁跟着他一起奔驰。“一首诗如果写得情至意尽，那效果当然会不言而喻。可惜这一类十三行诗，在这一带实在太少了，我这首诗一定要叫人拍案叫绝。”

这位上尉诗人的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

这千真万确！当人们爱的时候，

简单而纯朴……

“是的，单纯地去爱，就是说要真心诚意，要想着同她结为终身伴侣。我对你说……真见鬼！这叫什么韵！用‘ime’押韵根本不行！真是莫名其妙，我怎么用这个韵来写这首诗呢！喂！本——卓甫！”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勤务兵名叫本——卓甫。

“上尉。”本——卓甫答道。

“你写过诗吗？”

“没有，上尉，我只是看别人写过！”

“谁？”

“蒙马特节的一天晚上，一个小丑在梦游者的小屋里口赞了一诀。”

“你还记得小丑的这首诗吗？”

“记得，上尉，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进来吧！这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出去时，你将万分陶醉！

在这里人们看见人们之所爱，

还有那人们之所被爱！”

“该死的！这首诗太蹩脚！”

“这首诗的诗韵确实太平淡，上尉。否则那就大不相同了！”

“别说了，本——卓甫！”塞尔瓦达克叫道，“别说了！我终于想出了第三行和第四行！”

这千真万确！

当人们相爱的时候简单而纯朴，

相信爱情本身，

胜过海誓山盟！

塞尔瓦达克上尉虽然诗兴很浓，但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下午六点钟，当他回到那间阿拉伯式茅屋时，已经成章的依然还是这四句。

第二章塞马特高地？塞马特高地？

在这一年，在这样一天，关于上尉塞尔瓦达克，我们可在陆军部的档案里读到一份这样的记载：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18.....年7月19日生于纪龙德省累帕尔县累帕尔区的圣一德雷洛第。

收入：每年一千二百法郎。

服役时间：十四年又三个月零五天。

服役和作战简历：圣西尔军校，二年；见习军校二年；第八十七步兵团，二年；第三骑兵团，二年；阿尔及利亚，七年；曾在苏丹和日本作战。

现任：莫斯塔加内姆上尉参谋。

18.....年3月13日荣获骑士级荣誉勋章一枚。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现年三十岁，自幼是孤儿，迄今仍未婚娶。他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不过他对于金钱并无多大野心，只是争荣夸耀的心理十分强烈。他血气方刚，易于冲动，富有好斗的精神，这在他这样的年纪不足为怪。他胸怀广阔，骁勇异常；要说他没有经历过什么惊涛骇浪的场面，那是不真实的，但他每次总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因此，他显然得到战神的格外庇护。他生于波尔多的“两海”地区。出世之后，由梅多克的一位身强力壮、种植葡萄的农妇哺乳20个月。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他的祖先们曾经是驰骋沙场的健儿，战功卓绝、威名赫赫的英雄。塞尔瓦达克是他们名符其实的子孙。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青年，似乎天生具有干一番不平凡事业的气质，而且从襁褓时代起就受到冒险女神和幸运女神的特别护佑。

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的外表是一名可爱的军官。身材修长，五官端正，举止潇洒。一头乌黑的卷发，两撇修剪得特别精细的胡髭，一对蓝色的大眼，显露出一颗洁白无瑕的心灵。总之，天生是一个令人为之倾倒的美男子。不过他虽然长得如此英俊，但他自己似乎并未十分留意。

应该承认，塞尔瓦达克上尉并不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对于这一点，他本人也直言不讳。炮兵军官们常说：“我们这些人干起活来，一是一，二是二。”那意思是说，他们对于份内的工作，从不挑肥拣瘦。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则不然，他常常“漫不经心”。他性喜闲逛，还会做几首歪诗。可是，由于他天资聪颖，无论学什么，总是一学就会，所以在军校毕业时能够名列前茅，并能跻身于参谋的行列。此外，他画得一手好画，驯马的本领也十分高强。圣西尔军校有匹著名的烈马名叫“汤姆大叔”，它产下的马驹中，有一匹特别难以驯服，但塞尔瓦达克一到，它便服服帖帖，俯首听命了。塞尔瓦达克的档案上记载着，他曾经几次受到嘉奖，这在他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有一次嘉奖为的是这样一件事：

一天，他带领一连骑兵穿过一条战壕。战壕的上方有一处被密集的炮火打开的一个缺口，士兵们无法在枪林弹雨下安全通过，大家便止步不前，犹豫起来，这时，只见塞尔瓦达克上尉毅然爬上去，用自己的身躯把缺口堵住，然后向大家说道：

“现在赶快过吧。”

队伍于是顶着呼啸的子弹顺利跑了过去，参谋本人竟也安然无恙。

他在见习军校毕业后，除了在苏丹和日本参加过两次战役外，一直在阿尔及利亚任职。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在莫斯塔加内姆军分区担任上

尉参谋，专门负责从特内斯到谢利夫河口这个滨海地区的测量工作。他住在一间勉强可以遮风挡雨的简陋茅屋内。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并不计较。他喜欢野外生活，因为这能享受一个军官所能得到的全部自由。他时而在海滩漫步，时而跨上骏马在山崖上溜达，并不急于把他那份工作赶紧做完。

这种半独立的生活，非常适合于他。况且他的工作并不十分忙碌，每星期仍可抽出闲暇，乘两三次火车，到奥兰或阿尔及尔走一趟，接受军区司令的接见或参加总督举行的宴会。

他就是在这种场合见到 L 夫人的。刚才那首只写了四行的十三行诗正是献给她的。未亡人 L 夫人的丈夫原是一位上校，如今已经亡故。她年轻美貌，举止端庄，有时甚至有点高傲。对于前来献殷勤的那些男人，简直不屑一顾。所以塞尔瓦达克虽然急于向她倾吐衷肠，但至今一直不敢冒昧。他的情敌很多，其中就有读者已经知道的铁马什夫伯爵。就是因为情场竞争，他们明天将要到决斗场上决一雌雄。这件事情的，年轻的寡妇至今一无所知，众所周知，他们对于他的名声十分关注，一直没有把决斗的真正原因向任何人透露。

同塞尔瓦达克上尉在这间小茅屋里朝夕相处的，是他的勤务兵本—卓甫。

本—卓甫全身心都向着上尉。照料上尉的生活起居十分尽责。在他跟随上尉之前，人们曾经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做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副官还是愿意做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勤务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这个人并无什么雄心大志，只知道一心一意服侍上尉。每天早晨起来，必得看一看上尉参谋制服上的肩章是否有污损。

“本—卓甫”这个名字乍一听来，人们可能认为，这位秉性纯朴的勤务兵是阿尔及利亚人。其实不然。“本—卓甫”只是他的绰号。他本来叫洛伦，怎么成了卓甫呢？他生于巴黎的蒙马特，何于会成了本呢？这个谜现在谁也无法解开了。

本—卓甫不仅是巴黎人，而且确实就是在著名的蒙马特高地上诞生的，从小看惯了早晨的太阳在索费里诺和煎饼磨坊之间的空地上冉冉升起。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他对自己的故乡偏爱甚深，认为世上再也没有比蒙马特更美的地方了。在这个勤务兵看来，蒙马特高地是天下唯一的比较像样的大山，而蒙马特区则集中了人间的精华。本—卓甫曾经游历过许多国家。所到之处，据他自己说，见到的山虽然要高一些，但那风光就逊色多了。在他看来，蒙马特教堂难道不可以同布尔戈斯的大教堂相媲美？它的采石场难道不胜过庞特利克的采石场？它的一泓湖水连地中海也相形见绌。它的磨坊不仅生产一般的面粉，而且生产一种著名的煎饼。它的索耳费里诺塔造得比比萨城内的塔还要直。它至今还保存着森林，这片森林在塞尔特人入侵之前一直未曾采伐过。此外，本—卓甫认为蒙马特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那些喜欢嫉妒的人才有意贬低它，把它称为“高地”。因此，你要让他说这座山没有五千米高，还不如把他剁成肉酱！

本—卓甫 (Ben-Zouf) 按阿尔及利亚姓名构成的习惯，应是“本”这个地方和卓甫。——译者注

布尔戈斯，西班牙一城市，市内圣母玛利亚的教堂闻名于世。——译者注

庞特利克，雅典北部的一座城市，古代以盛产大理石而著名。——译者注

比萨，意大利中部一城市，市内有著名的比萨斜塔。——译者注

世界上究竟有哪一个地方集中了这么多美不胜收的景致呢？

“哪儿也没有！”你要是觉得他的说法太随便、太夸张，他便这样来回答你。

真是无知而又荒唐！不管怎么样，本——卓甫却一本正经，他现在唯一的心愿便是有朝一日能回到他的出生地去打发自己的晚年。不消说，当然要和他的上尉一同归去。所以，他每天必在塞尔瓦达克的耳根底下，把这个巴黎第十八区的无比美好，唠叨几遍，弄得塞尔瓦达克简直烦透了，真想呵责他几句。

然而本——卓甫并不灰心，他认为自己总有一天能说服上尉。同时，他决不会离开他独自归去的。他的服役期已届满，而且已经请过两次长假。二十八岁那年，他在八团当一名普通骑兵；正准备退伍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去担任赫克托尔·塞尔瓦达克上尉的勤务兵。此后，他便同上尉相依为命，跟随他参加过几次战争。他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勇敢，获得了上司的一致好评，人们并要给他颁发一枚十字勋章，让他衣锦荣归。可是他谢绝了。他不想离开上尉。塞尔瓦达克曾在日本救他一命，他本人也在苏丹战役中救过塞尔瓦达克，这种同生共死的患难友情是他们永世难忘的。

因此，本——卓甫对上尉一直忠心耿耿。他的两臂，用一句冶金学上的行话来说，是“淬过火的”。他那健康的体魄，经历过各种环境和气候的磨练。他长得膀大腰圆，人称“蒙马特堡垒”。此外，他胆略超人，勇于献身、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本——卓甫虽然没有上尉那种“吟诗作乐”的天赋，但也算得是一部无所不通的百科全书。他还是插科打诨的能手，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引人捧腹大笑的趣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在这一方面，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能把十来个村野小剧倒背如流。

在这位勤务兵身上，上尉塞尔瓦达克很善于取其所长，对他的一些古怪脾气并不十分介意。况且，本——卓甫那股整天乐呵呵的诙谐劲儿，倒也常能使人开怀。遇上尴尬的时候，塞尔瓦达克还能察言观色，说几句逗乐的话。这样，主仆之间的友情也因而更为牢固了。

一次，本——卓甫又三句不离他的故乡，向他谈起了他那心爱的蒙马特高地，上尉突然心血来潮对他说道：

“本——卓甫，你想必知道，如果你的蒙马特再增高四千七百零五米，那就同勃朗峰一样高了。”

听到这句话，本——卓甫的心里真乐开了花。自那以后，蒙马特高地和上尉塞尔瓦达克便在他的心头交织在一起了，不可分离了。

第三章塞尔瓦达克的诗歌 灵感被一次不祥的撞击打断

他们住的茅屋，是用阿拉伯人称之为“德里斯”的茅草盖成的。这种茅屋比牧民住的帐篷要好，但同石头房子或砖瓦房比较起来，就有天壤之别了。

他们的住房非常简陋。要不是茅屋还不有一间旧式的石头房子，供本—卓甫和两匹马打发长夜，他们两人在这间小茅屋里是无论如何也住不下的。这间石头房子先前曾由一支工兵小分队占用过，里面至今还放着一些十字镐、鹤嘴锄和铁锹之类的工具。

显然，住在这样的茅屋里确无舒适可言，不过这只是一个临时性住所，马马虎虎总可以对付。况且无论是上尉还是本—卓甫，他们在饮食和住宿方面都不是不能将就的。

塞尔瓦达克就常常说：“一个人只要懂得一点哲学，再加上一副好的肠胃，哪儿都能安居乐业。”

谈到哲学，上尉倒是懂得不少，就像加斯科尼人衣袋里的小钱，可以信手拈来。至于他的肠胃，那更是好得没法说了，即使把加龙河的河水全都灌到他的肚子里去，他也不会感到片刻的难受。

本—卓甫呢？如果你相信宗教里的轮回说，他前世一定是个鸵鸟，因为他的胃脏消化功能特别强，即便吃下去小石子，也能轻而易举地消化掉。

他们两人储备了许多粮食，足够一个月的用度。他们还有一个大的蓄水箱，日常饮水是不成问题的。马厩的阁楼里还堆满了饲料。此外，从特内斯到莫斯塔加内姆是一望无际的太平原，土地之肥沃，特产之丰富足可同富饶的米提贾农村媲美。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猎场。塞尔瓦达克外出测量的时候，在带上他的测绘仪和绘图板的同时，当然可以带上一枝猎枪，弄点野味回来佐餐。

因为走了很长的路，塞尔瓦达克上尉回到那间简陋的茅屋后，晚饭吃得十分香甜。不过这同本—卓甫的出色烹调手艺也是分不开的。他做起饭来，绝不会把菜做得咸淡不匀令人倒胃。什么盐呀，醋呀，胡椒面呀，用量多寡都十分准确。况且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一般人所无法忍受，或最富刺激性的菜肴，他们俩全都毫不在乎。

饱餐一顿之后，上尉塞尔瓦达克便趁着他的勤务兵在那儿津津有味地把他吃剩下的饭菜填进他那号称“大柜橱”的肚皮去的当儿，点上一支烟，到山崖上溜达去了。

夜幕开始降临。太阳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已经从厚厚的云层后面，降落到谢利夫河那边天空和平原截然分明的地平线下面去了。天空呈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色，这种景色，这种景象，任何天文学家看到，都会觉得无法理解。因为天虽已黑得只能看到一箭之遥的地方，但北边的天空却出现了一种淡红色的光，把高空云层照得很亮。这种光既无轮廓分明的光束，也无从炽热的天体上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光波。但也不像北极光，况且北极光的绚丽景色只在高纬度的天空才能看到。因此，连最博学的天文学家恐怕也难以断言，在今天这个除夕之夜，天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灿烂夺目的光辉。

塞尔瓦达克上尉也并非气象学家。他从军校毕业后，就再也没碰过宇宙这类书。况且今天晚上，他根本就没有闲情逸致去观察天空。他独行，不停地吸着烟。他是否在考虑明天将要与铁马什夫伯爵进行的决斗？我们不得而

知。不过即便要决斗，那也不是出于对伯爵的强烈憎恨。他同伯爵可以说是素昧平生，谈不上有什么恩怨。只是因为L夫人，他们才成了仇敌。两人争夺一个女人，彼此便难相容，他们这次决斗不过是要了结这种尴尬的局面。同时，塞尔瓦达克从这件事情中感到铁马什夫伯爵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而伯爵对他也十分敬重。

晚上八点钟，上尉塞尔瓦达克回到那间兼作卧房的茅屋里。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临时装配起来的办公桌和几个放衣服的箱子。本——卓甫正在旁边那间石屋里准备明天的午餐。他就睡在这间石屋里。屋里的陈设虽然无比简陋，他仍可一连睡上十二小时，像他说的，如同橡树洞里的睡鼠那样。

塞尔瓦达克上尉没有马上就寝。他在桌旁坐下，桌上零乱地放着绘图的工具，他一只手下意识地拿起一枝红蓝铅笔，另一只手拿起一把放大尺，又在桌前放了张临摹用的透明纸，开始在上面画一些长短不齐，五颜六色的线条。但这些线条一点也不像是一张正正经经的地形测绘图。

这时，本——卓甫躺在一个角落里。因为上尉还未打发他去睡觉，他打算坐在这里打个盹儿，可是上尉今天的反常表现使他难于入眠。

只见上尉在桌旁正襟危坐，口中不时朗朗有声。他又在寻章摘句，推敲那首十三行诗了，他希望能得到一点灵感，但千呼万唤总也不见一点影子。他不住地在那里摆弄手上的放大尺和红蓝铅笔，似乎要给他的诗配上同数学公式一样严格的韵律，使那些难以摆平的诗韵具有更加迷人的色彩。总之，这首诗真是难产极了。

“他妈的！”上尉叫道。“我干吗要采用这种诗韵，使得我不得不像战场上的逃兵一样始终背着包袱而无法摆脱呢？真是活见鬼！可是我一定要写出来！我就不相信一个堂堂法国军官竟连一首诗也写不出来。作诗也同打仗一样。如今第一连已经攻上去了——他的意思是前四行已经写出来了——其他连队赶紧上呀！”

天公不负苦心人，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又有两个合适的韵脚出现在他的脑际。随后，那张纸上很快又出现了一行红色，一行蓝色的字体：

娓娓动听的美丽词藻，

难道是必须的？

“上尉嘀嘀咕咕在说些什么？”本——卓甫自言自语道，一面转过身来，接着又转过去。“他像一只在外游荡多日忽然归来的鸭子一样，已经足足闹腾一个小时了。”

塞尔瓦达克大步在茅屋里走来走去，心中被突然涌现出来的灵感激动得难以平静：

长篇大论的表白，

与心灵相去十万八千里！

“毫无疑问，他在作诗！”本——卓甫想，一面欠身坐了起来。“他真是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看来我在这儿甭想安安稳稳地睡一会儿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你怎么啦，本——卓甫？”塞尔瓦达克问。

“没什么，上尉，我做了个恶梦。”

“滚开！”

“他的诗要是再也写不出来，我看我倒是赶紧离开为好。”本——卓甫嘟哝道。“我的灵感被你打断了！”

“ 到！上尉！ ” 本——卓甫刷地站起身来，一只手放在帽檐上，一只手贴近裤缝。

“ 不要动，本——卓甫！不要动！我的诗就要写完了！ ”

接着，塞尔瓦达克一面打着手势，一面怀着满腔的激情吟出了下面两句：

相信我，我对你的爱坚如磐石！

我向您承诺：

我爱你...我发誓，

为了.....

可是这最后一句尚未念完，大地突然发生猛烈的震动，把他和本——卓甫摔倒在地。

第四章说不尽的惊奇和疑问摆在面前

为什么天边突然变得这样奇怪，连最有经验的水手也无法辨认出那水天相接、略呈弧形的地平线了？

为什么大海里波浪滔滔，浪花到达的高度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大地发生震动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震耳欲聋的轰鸣？这声响，除了有一种来自地球内部的爆裂声外，还有巨大的浪涛互相撞击的声响和飓风的呼啸声。

为什么空中出现了比极光还要明亮的、不同寻常的光辉？它照亮了整个苍穹，刹那间使得所有星星都黯然失色了。

为什么地中海顷刻之间变得空空如也？那些海水突然不知去向，随后又回到海里，形成汹涌澎湃的波涛。

为什么月亮也增大了许多，仿佛它同我们的距离在短短几秒钟内忽然短了大约十万海里？

为什么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文学家们从未见到过的、其大无比、光芒四射的新的星球，而且很快又消失在厚厚的云层后面。

地面、海上和空中突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究竟是由于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

这种种怪事，恐怕谁也无法解释清楚，无人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五章物理学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

可是，北临地中海，西至谢利夫河的这一带阿尔及利亚沿海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震动虽然异常猛烈，但从外表看去，无论是点缀着许多小山包的肥沃平原，还是岩石林立的海岸和波涛汹涌的地中海，都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变化。那间石头房子，除墙壁上出现几处较大的裂缝外，依然完好如初。至于那间茅屋，它早已像孩子们搭的积木一样全部倒塌了。茅草下面压着昏迷不醒的上尉塞尔瓦达克和本—卓甫。

两小时后，上尉苏醒过来。他不知道自己躺在哪里。他一开口，仍是刚才被打断的那首十三行诗的最后两句：

.....我发誓

为了.....

但他马上又改口道：“奇怪！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问题，他当然无法解答。他举起手把茅草扒开，探出头来。他向四周环视一周，失声叫道：

“茅屋倒塌了。刚才一定是刮了一阵龙卷风。”

他全身上下摸了摸，发现自己安然无恙。

“糟了！我的勤务兵呢？”

他站起身来，叫道：

“本—卓甫！”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个脑袋从茅草下面钻了出来。

“到！”本—卓甫答道。

天下竟有这样的巧合，仿佛正等候他的叫唤才从茅草中钻出头来。

“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本—卓甫。”塞尔瓦达克问。

“我觉得，上尉，我们似乎遇到了一场特大的灾难。”

“瞧你说的！别这样大惊小怪。不过是一场龙卷风罢了！”

“就算是龙卷风吧！”本—卓甫慢条斯理地说。“你受伤没有，上尉？”

“没有。”

过了片刻，他们站起身来，把茅草扒开，检出绘图用具、衣物、枪支和各类器皿，这些东西基本上依然完好如初。上尉问道：

“喂，现在几点钟了？”

“起码有八点钟。”看了看已经挂上树梢的太阳说道。

“八点钟？”

“是的，上尉！”

“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我们应当出发了。”

“出发？”

“是的，去赴约。”

“赴约？”

“对，去同伯爵决斗.....”

“啊，该死！我差点忘了！”上尉叫道。

他掏出怀表看了看：

“你胡说什么！现在才两点钟。”

“是早上两点，还是下午两点？”本—卓甫看着太阳答道。